

What Is the Lord's Supper?

© 2013 by R. C. Sproul

Published by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421 Ligonier Court, Sanford, FL 32771

Ligonier.org ReformationTrus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The only exception is brief quotations in published reviews.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Sproul, R. C. (Robert Charles), 1939- *What Is the Lord's Supper?* / R.C. Sproul.

pages cm. -- (The crucial questions series ; no. 16) ISBN 978-1-56769-328-7

1. Lord's Supper. 2. Evangelicalism. 3. Reformed Church--Doctrines. I. Title.

BV825.3.S67 2013 234'.163--dc23 2013013850

Chinese Copyright 2016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Atchison, KS 66002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Translated by Yida Qiao



圣餐是什么？

司布尔（R. C. Sproul）/著

乔兰山以姐/译

目录

第一章——逾越节的意义

第二章——圣餐的设立

第三章——国度的成就

第四章——真实的身体和血？

第五章——基督的两性

第六章——基督的临在

第七章——祝福与审判

第一章

逾越节的意义

早期基督徒群体生活与敬拜的最中心就是庆祝主的圣餐，在教会历史的早期，关于圣餐的庆祝有多个不同名号。一方面，初期教会曾经聚集一处、庆祝他们所称为的“Agape 盛筵”或“爱的筵席”，在这一圣餐中他们庆祝神的爱以及基督徒的彼此相爱。这一圣礼被称为主的晚餐（Lord's Supper），是因为它指向耶稣在受难前夜于楼上房间与门徒共享的最后晚餐。在初期教会及随后，主的晚餐被称为“圣餐（Eucharist）”，从希腊动词 *eucharisto* 取其定义，就是希腊文表示“感谢”的动词。因此，圣餐有一方面是神的百姓聚集来表达他们对基督站在他们位置受死而达成的拯救的感恩。

圣餐的根源不但可以追溯到楼上房间里的经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旧约的庆祝逾越节。实际上，你可以回想起来，在耶稣于楼上房间设立圣餐之前，祂要求门徒们预备一个房间，以作逾越节聚会之用，因为祂就要进入受难时分了。祂知道祂的受难、受死、复活以及回到父神身边的时候迫近了，因此对门徒说：“我深切渴望最后一次与你们一起庆祝逾越节。”

耶稣设立圣餐的即时背景是与门徒们庆祝逾越节宴席，这种与逾越节的关联不仅仅能从耶稣对门徒的话中看到，而且还显现于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时所使用的相似语言。他写道：“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 5：7）。很显然使徒群体视基督的死与旧约庆祝逾越节之间有一种关联。

对我们而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旧约圣经去看逾越节设立的历史情境。我们必须记住以色列人在一个残酷法老的统治下受奴役，我们记得他们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是他们的哀哭并非不被聆听。我们知道神在米甸旷野向上上了年纪的摩西显现，摩西当时正作为逃亡者生活在漂流的旷野逃避法老的势力。当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时，祂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出埃及记 3：5）。

那次相遇中，神引导摩西回到法老那里，也回到以色列人身边，以便将神的话传达他们。我们回想起摩西对此任务感到不能胜任，质疑自己如何能没有任何权柄就将神的话传给法老和以色列人。本质上，摩西是在说：“他们为什么要跟随我呢？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为了解释这一点，神回答说：“看哪，你要回去，你去告诉他们我已经听到了我百姓的呼求，你去告

诉法老，我这样说：‘让我的百姓离开，他们可以到我指示他们的山上敬拜我’，你去告诉百姓收拾行李，离开法老和埃及。”因此神给了摩西行神迹的能力，以便证实他非比寻常的信息的权威来源。

自那时起，在神的能力和意志（透过摩西）与法老当朝的巫师之间爆发了一场较力，在简短的时间里，巫师们的伎俩就耗尽了，而神的能力则透过摩西以戏剧般的方式显现。然后总共发生了十场灾难，但是在前九灾中我们看到摩西和法老之间产生逐步递增的张力与冲突。一场灾祸会临到埃及人，然后法老会松口说：“算了，走吧！带着你的百姓走。”但是这话刚从法老嘴里说出口，神就进来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为了清楚地向以色列人显明他们的救赎是出于神的手，而非出于法老的恩惠。因此，另一场较力又会跟着发生，另一场灾难降到埃及，法老又会松口，神又会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又会继续囚奴百姓。然后又有一场较力继续发生，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最终法老再也承受不了从摩西来的打击，他说道：“离我去吧！小心一点别再让我看见你，否则你必死无疑。”摩西则回复道：“你说的不错，因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见你的面。”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对摩西宣布祂要降到埃及的第十灾，这一灾将会是所有灾祸中最糟糕的，因为它包含着埃及所

有长子的毁灭，包括法老自己的长子在内。因此神对摩西说：

“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華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你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華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的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忿忿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華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出埃及记 11：1-9）。

接着，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头，神将摩西带到自己面前，颁布了庆祝逾越节的命令。我们必须思考出埃及记余下的叙事，因为它对犹太民族未来的生活具有戏剧般的影响。这就是耶稣与门徒在楼上房间庆祝的节期：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 12: 1-13)。

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礼在教会生活中被视为某种极其重要之事的标志和封印。一件圣礼给予了一个戏剧般的记号，指向它本身之外的某种对神百姓的生活至关重要的救赎真理。当神在旧约设立逾越节时，祂是在对摩西说诸如以下的话：

“取这只动物，无暇无疵的羊羔，然后宰杀它。取它的血，涂在你房子的入口处。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作为你们是神子民的标志，这样当灭命的天使来击杀这地的长子、执行我对埃及人的审判时，那一审判的毁灭只会降临在埃及人身上。我会在我从世界呼召出来、作我立约圣洁之民的子民，和那些奴役他们的子民之间作出分别。如此我的怒气将降临在埃及身上，却不是我的子民。天使会越过所有被羊羔之血标记的房屋。”

这一礼仪的标志特质实际上是一个救赎的记号，它是救赎的标记，因为它意味着这些百姓从神的忿怒底下逃脱出来。

终极意义上，灾祸是暴露于神的审判之下，基督将祂的百姓从父神的忿怒底下搭救出来。我们不仅仅是 被 神拯救，我们还是 从神那里 被救出来；这个概念在出埃及记记载的逾越节中戏剧般地呈现出来。门框上的记号是由羊羔的血标记，意味着以色列人从悲惨曝露于神的忿怒之下被救出来。

因此在那一晚，灭命天使临到，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但是神的百姓却免遭此难。在那之后，摩西领导他们出离奴役，穿越红海，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那里在摩西之约下成为神的子民，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他们的确离开去到神的圣山上敬拜神，

但是作为对救赎的永久铭记，从那之后的每一年里，以色列人都遵守逾越节的节期。他们在家里聚集，吃食物和苦菜，喝酒，做这一切纪念神在埃及为他们所行的一切拯救。原初他们与家中之人一起庆祝这一节期时，是作为准备好要搬迁、预备立时往前行军的人，因为主告诉他们要准备好离开埃及，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被毁灭之后立刻脱离奴役，进入应许之地。

耶稣与门徒庆祝祂最后的逾越节时，祂在中途停下了惯常的礼仪，为逾越节的庆祝加添一个新的含义，他拿起无酵饼，用以下的话为它增加新的意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晚餐结束后，祂又拿起酒，祂的话实际意义是：“你们庆祝逾越节时，我要给这个元素加上一个新的含义，因为这酒是我的血。不是旧约涂在门框上的羊羔的血，这杯现在是我的血。”本质上，耶稣是说：“我就是逾越节，我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就是那为你们宰杀献祭的一位。正是我的血涂在你们生命的门框上，如此你们可以逃避上帝的忿怒。”因此祂说：“从今以后，这就是我的血了，是为了赦免你们的罪而流出。这是新约的血。”正是祂在那一夜设立的新约成全了旧约，给予旧约一个完整而最有意义的表达。

第二章

圣餐的设立

我们在路加福音 22 章读到：

“除酵节，须宰杀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

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7-22 节）。

在这关于设立圣餐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耶稣特别指向两个时间维度——现在和将来。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一般以过去、现在和将来衡量时间的流逝。当我们查看圣餐在基督徒群体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时，我们看到它对三种时间维度都具有意义和应用性。

圣餐与过去有关，是因为它与逾越节的关联。此外，耶稣在楼上房间的谈话已经发生，祂在十字架上的死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是过去。祂对门徒说他们应当执行这一圣礼，为的是纪念祂。在这一程度上，我们庆祝圣餐是一种纪念，焦点在于过去所发生的事。

在圣经里，我们时常看到我们所称为的时间和空间的圣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数不清的例子中，看见神或祂的子民以色列，对他们世界中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特定事件给予一个神圣、圣洁、分别为圣的意义。想想摩西在米甸的旷野被神呼唤：“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出埃及记 3：5）。神是在对摩西说：“摩西，地球上的这一处

地方现在是神圣的了，这是一块圣地。”那块地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摩西在那里，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神与祂的子民相遇的地方。如果你查阅旧约，你会发现有神与祂的子民相遇、或神为百姓行大奇事的特定地点。在这些例子中，将地点标记出来是人们的惯例，一般是藉由建造一座简朴的石头祭坛达成。

例如，当挪亚在亚拉腊山上着陆、从方舟里出来时，他所做的第一批事之一就是在那里建造一座祭坛，以标记那个神拯救他和家人脱离暴雨的地方。以色列的后代在约书亚的领导下渡过约旦河以后，他们竖立了一座纪念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一惯例。当雅各在寻找妻子的途中在午夜异象里梦见神从天上上去下来时，他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因为祂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世记 28：16）。因此他将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把它作为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做出承诺之地的记号。

我们在圣经中一再看到地方的圣化，我们今天同样如此行。一些年前，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悲惨而致命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之一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她生活在我几条街开外的地方，我每天上班路上都会经过车祸地点。直到今日，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鲜花和十字架在标注着她去世的地方。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都有一些特别的地点，

它们因着或好或坏的原因变得特别，但是我们将这些地方视为对我们而言的神圣之地，有时候也会以有形的标记来标注。

我们不仅在圣经中看见分别为圣之地，我们还看到分别为圣的时间。旧约的节期就涉及到时间的圣化，在逾越节上，神命令以色列人，每年标注一段神圣的时间庆祝逾越节，庆祝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得救。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时间。

我们在教会日历上也会标注出神圣的时间，我们每周日去教会，纪念耶稣在主日从死里复活。我们庆祝圣灵降临节，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我们之所以庆祝这些事情，是因为作为人类，拥有神圣的时间这一点强烈根植于我们的本性，我们想要纪念历史中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庆祝自己的生日，就好像它们有什么神圣性一样。在对我们而言特殊、非同寻常的意义上，它们是神圣的，纪念我们来到世间的日子是件好事。我们庆祝结婚纪念日，因为我们想要记住它的重大意义。

我相信我们的主明白人类对于总结和搜集重要时刻的需要，当祂在楼上房间与门徒聚集时，设立圣餐的元素之一是祂命令人为了纪念的缘故重复这一圣礼。“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加福音 22：19）。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是在说：“我知道我三年来作你们的老师，我做了许多事情，有一些你们会

忘掉；但是不论如何，请不要忘记这一件，因为你们下面 24 小时之内即将经历的事，是我将要为你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永远也不要忘记它，你是在纪念我，纪念我的死，流出我的宝血，擘开我的身体，这一切都要在明天发生。请永远不要忘记它。”因此，两千年来，教会在圣餐这一神圣的纪念中纪念基督的死。

耶稣同样理解犹太传统在背教（apostasy）与遗忘（forgetting）之间的关联，从语言上讲，这种关联存在于 *apostate*（背教者）这个词中，意思是“一种放手或遗忘”。一个背教者，就是一个忘记了他曾经的委身的人。我们记得大卫在诗篇 103 篇中呼喊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 2 节）。

耶稣死于两千年前，其后没有任何一秒的时间里，没有人在这个世界的某一处坐下来，擘饼、喝酒纪念基督的死，直到祂来。

第三章

国度的成就

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22：28-30）。

耶稣在这里关注祂的国度在未来成就的情况，祂是那受膏者，父神宣布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位。祂提到祂的父已经赐给他一个王国，祂也同样地将神的国度赐给祂的门徒，应许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他们将要与祂在祂的席上同坐。耶稣的这个宣告所包含的暗示，是一个参与羔羊婚宴的应许，即发生在天上的基督和祂新娘的伟大庆礼（启示录 19：6-10）。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旧约中关于在这一未来盼望的简短暗示，诗篇 23 篇这样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

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1-4 节）。

大卫将耶和华神比作牧人，大卫自己就是从牧羊人中出来的，因此他知道他所描述的图景，他知道牧羊人的职责是照料羊群。如果你曾经见过一群羊，你就会知道它们漫步时是漫无目的的，除非有人引导它们。在这段经文里，好牧人将羊群引到青草地上，没有将它们放在急流边，免得它们落水而死，而是将它们领到水流平缓的水边，这些都是可以让羊群可以饮水、解渴的安全之地。然后牧羊人将羊群引到公义的路上，尽管它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必害怕，因为牧羊人与它们同在。祂会用杖和竿安慰它们，用竿保护羊群免受狼的攻击，用杖引导它们、使它们聚集在祂安全的同在之下。

在这将神比作好牧人的美丽图景中，大卫接着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第 5 节）。神使祂的百姓抬起头来，并且是在那些错误指控他们的人面前证明他们的清白。本质上，大卫是说：“祂不仅要在我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而且还要公开预备这筵席并邀请我到祂的桌前。”他们不仅要在祂的桌前享受筵席，而且摆在他们面前的杯还要满溢着使心灵欢畅的美酒。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首诗篇是在预言弥赛亚要作为好牧人到来，这位弥赛亚也是那位称呼自己为从天上降下的粮的弥赛亚（约翰福音 6：

51)。从旧约对好牧人的描绘里，新约呈现了基督耶稣完全应验了那一位为祂的羊群舍命的好牧人，祂并非雇工，会在狼群来到时逃走。然而同时，祂也应验了那一供应食物的历史经历，即犹太人在旷野经历到的从天而降的吗哪。神给他们每日的供养，从天上以吗哪喂养他们，以便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新约中，耶稣称自己为从天降下、喂养祂子民的“天上的粮”时，正是使用了这一图景。

为了理解圣餐中国度成就这一概念，我们必须看一下马太福音 22 章中婚礼的比喻：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

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1-14 节）。

在这个比喻中，既有一个可怕的审判的元素，又有一个令人激动的应许，包含无以言表的祝福。记得基督降临时，祂进入这个世界被定义为希腊单词 *krisis*，我们从这个词得来英文单词 *crisis*（危机）。祂的来到带来了最高的分别——在那些接受祂的人和弃绝祂的人之间的分别。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得知，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也就是犹太民族，但是祂自己的人却拒绝接待祂。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比喻是在概括以色列的历史，神邀请以色列作自己的新娘，但是他们拒绝参加祂婚礼的筵席，他们不感兴趣，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因此他们就离开回家了。他们回去做了所有事，就是不回应他们的耶和華神发出的婚礼邀请。当仆人去请他们时，他们把仆人杀害了。这些人是谁？很显然，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先知，被神拣选的百姓杀害。最后，神说：“我儿子要有一位新娘、一个国度、一场婚礼，在那里将有许许多多的宾客。”因此祂差遣仆人去大道和路边上寻找那些本来不属于原初客群的人，这显然是指向神带领曾经做陌生人和外国人的外邦人进入与以色列的约。祂将这些人赐给祂的儿子，庆祝与新妇的婚礼。

在启示录中，我们读到有关羔羊婚宴的描述，在十九章里，我们读到：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永远。那二十四为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1-10节）。

在新约最后的这卷书中，我们有机会一瞥未来。约翰在这里看见羔羊与祂的新妇——教会的婚筵即将举行，将会有一日，所有对基督忠心的人都要在天上聚集，庆祝这一喜乐的节日，

庆祝与基督最终的婚礼，这婚礼的标记就是一场超越我们在世间所能想象的任何事物的婚筵。

我们知道这一关乎未来的应许贯穿着整个新约的教导，在圣餐的设立中我们也看到这一指向。耶稣呼唤人注意未来的一个时刻，祂将与祂的百姓一同坐席，在天上神的国度的筵席上一同庆祝。最伟大的庆祝仍旧在将来。我们每次在这个世界庆祝圣餐时，我们不应当仅仅回望基督在过去所成就的，也要望向将来那尚未成就的。神的国度还有许多是我们将要经历的，我们已经在基督的一生、受死和复活中经历了国度的开幕式，但是我们仍然在等候国度最终、将来的成就。因此当我们庆祝圣餐时，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已经发生之事的记号，而且还是一个未来将要发生之事的标记和封印。

旧约中，神的子民以色列一年一度庆祝逾越节，逾越节指向将来的达成，当逾越节的羔羊在加略山宰杀献祭的那日。今天，每次我们庆祝圣餐时，我们也看向将来，就是关于基督和祂新妇的婚筵的应许。在这个意义上，圣餐是预尝天堂的滋味。有一天我们将要看到全然在祂荣耀中显现的新郎，我们也会看见教会在完全的地步被献给祂。这就是圣餐的未来指向。

第四章

真实的身体和血？

圣餐的当下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看了它过去和将来的意义，那么现在如何呢？正是到了这一点上，大部分围绕圣餐的争议才浮现出来。

教会历史上，大部分人都赞同这一观念：圣餐中基督在真实的同在中临到。换句话说，在圣餐桌前，我们与基督有真实的相交。当然，并非每个人都相信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有什么特殊性，然而不相信的显然只是少数。不论什么情况下，关于基督在圣餐中的同在的争议只是更加深化。大多数人都同意耶稣真实临在，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在。基督徒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尚未达成一致：基督在圣餐桌前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在？

这个问题一部分是围绕着祂的临在与祂设立时的讲话有何关联。耶稣在福音书的三处记载中都说了：“这是我的身体。”历史上，争议中浮现的问题围绕着“是”这个词，这里的“是”应当如何理解？当某件事物被称为“是”另一件事物时，你可以将结论与主语对调而不会失去其含义。例如，如果有人说“一

个单身汉是一个未婚的男人”，结论中没有任何不已经在主语“单身汉”的概念中存在的意义。这句话中，“是”这个词是作为一个相等的记号，我们可以将两端对调，说：“一个未婚的男人是一个单身汉。”

在这种“是”的用法之外，还有一种比喻型用法，在那里“是”的意思是“代表”。例如，想一想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我是（I am）”声明。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好牧人。我是门，凡进入的必须从我进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读这些段落很显然的一点是，耶稣是以比喻的方式、在代表的意义上使用“是”这个词。当他说“我就是门”时，祂并非在愚钝地说，我们有皮肤的地方，祂有的是某种木板和合页。祂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我就是进入神的国的入口。当你进入一个房间时，你必须从门进去。同样的，如果你想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从我进去。”

当我们看设立圣餐的经文时，显然的问题是：基督在这里是如何使用“是”这个词的？耶稣是否在说：“我擘开的饼真的是我的身体，我祝福的这杯中的酒，真的是我的血”？当人们喝圣餐的酒时，他们真的在饮基督身体中的血吗？当他们吃饼时，他们真的是在吃基督有形的身体吗？这就是争议所在。

记住，在一世纪的罗马，基督徒被指控食人罪。有传闻表示基督徒在诸如墓穴一样的秘密地点聚集，吞食人的身体，饮人的血。即使在教会历史的早期已经出现这种观念：饼与身体、酒与血之间存在一个真实关联。

十六世纪，路德宗与改革宗发现，致使他们分离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对圣餐的理解，他们几乎在其他每件事上都达成一致。马丁路德坚持认为这里的“是”具有完全等同的含义。在讨论中，他一再、再而三地重复拉丁文 *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对此非常坚持。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主要论辩之一跟罗马天主教对圣餐的理解有关，罗马天主教会当时以及现在的观点都是所谓的“变质说”，这种观点认为当一个人领圣餐时，饼和酒的本质被超自然地转化成耶稣真实的身体和血。然而对于这种观点存在一个简单的异议，当人领圣餐时，饼和酒仍然看起来、尝起来、感觉起来、闻起来以及听起来像饼和酒，在分别为圣的前后，饼和酒并没有什么可辨别的差异。人可能会说：“你告诉我的是一个神迹，基督真的有形地临到这里，但是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这些物体看上去仍然跟先前一模一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马天主教会想出了一个哲学公式，

来解决饼和酒的外表问题。他们回到过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分类，借用他的语言来形成他们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关注实际的本性，他在一个物体的 *实质* (*substance*) 和 *外性* (*accidents*) 之间作了区分。“外性”这个词指的是一件事物外在的、可感知的品质。如果你要形容我，你可以拿我的体重、身高、我穿的衣服、我的发型、我的肤色或我眼睛的颜色来形容我。在这所有的描述中，你都是局限于我的外在、可感知的品质，你不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实质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一支粉笔的真实本质如何，我只看到一个圆柱形的形状、硬度以及白颜色，这些都是粉笔的外在、可感知的品质。

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件物体都有它的实质，每个实质都有它相应的外性。如果你有一头大象的实质，你就也会有大象的外性。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如果它看上去像只鸭子，走路像只鸭子，叫声像只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鸭子的本质产生了鸭子的外性，不论何时你看见鸭子的外性，你都知道在看不见的外表底下，存在着鸭子的实质。

中世纪西方教会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尝试，定义变质说教义的表面认知和深度实际之间的差异。他们说在弥撒当中，

发生了一个双重神迹。一方面，饼和酒的实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实质，而另一方面，外性仍然保持原样。这是什么意思？在神迹之前，你有的是饼的实质和饼的外性、酒的实质和酒的外性，但在神迹之后，你不再有饼的实质或酒的实质，相反，你有的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实质，但是你仍然保有饼和酒的外性。换句话说，你有了饼和酒的外性却没有它们的实质。第二个神迹出现于具有基督身体和血的实质却没有身体和血的外性之中，这就是双重神迹的意思，你有了一件事物的实质和另一件事物的外性。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将永远不会允许在真实世界中采用这种思路。

几十年前，在西欧有一个荷兰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与神相遇的圣礼基督》(*Christ the Sacrament of the Encounter with God*)，在其中他介绍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他说弥撒中发生的神迹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转化，将一件事物的实质转化为另一件事物的实质；所发生的不是变质，而是他所称为的“变义”(transignification)，他说在弥撒中，饼和酒取了一个天上的意义，尽管这些元素的属性保持原样，但是它们的意义发生了真实的改变。当时他受到荷兰要理问答和一些其他改革派神学家的支持，这在罗马天主教会引发了一场大论战。1965年，教皇出版了一本名为“信德奥秘”(Mysterium Fidei)的通谕，即“信心的奥秘”，在其中他回应了这一问题，说不仅

教会的历史教义是不可撼动的,而且它的公式也是不可撼动的,他说亚里士多德对于变质说的公式将永远坚立。这仍然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观点,这本通谕有效弃绝了一些人提供的创意解决方案,就是他们为了解决在变质说中观察到的问题而提出的。

路德反对变质说,因为他相信变质说包含了一个不必要的神迹。路德相信耶稣真实的身体和血确实在圣餐元素中临到,但是它们是在元素之内、与元素一起、在元素之下。元素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而是基督的身体和血超自然地添加到这些元素中。在这种意义上,他仍然主张基督真实身体和血的真实临在。

诸如加尔文和许多其他改革宗人士反对路德的观点,尽管不是在圣礼的根基上反对,而是在基督论的根基上。随着基督的双重属性的展开,我们将试图在下一章中理解这种异议。

第五章

基督的两性

为了理解加尔文对路德圣餐观的反对，我们需要挖掘教会历史以求帮助。教会历史进程上，多个关于基督人性和神性的异端被揭发出来。

451年，迦克敦会议上，教父们要从两面处理这些异端。一方面是基督一性论的异端，由一个名叫尤迪克（Eutyches）的人提出。按照尤迪克的观点，基督只有一性，既不是完全的神性，也不是完全的人性；祂有的而是一个单独的属性。总结这种观点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基督有一个神化了的人性，或是一个人化了的神性。同时，在极端的另一端，有一个名叫聂斯托里的异端人士，他主张如果存在两性，那么必然存在两个位格，他将人性和神性完全分离。

迦克敦会议上，教会宣布基督是 *vera homo, vera deus*（真是上帝也真是人），意思是基督有两个互相区分的属性——一个是真实的人性，一个是真实的神性——两性不相混淆地联合于一个位格。按照这一法则，教会有效地回击了基督一性论和聂斯托里派的异端。此外，教会还精巧达成了常被称为“迦克敦

四否定”的宣言，这“四个否定”也许是这一历史大公会议达成的最重要的公式。在这个五世纪的大公会议上，教会领袖们明白他们所处理的道成肉身问题是一个极高的奥秘，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全体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完全参透了道成肉身的奥秘。”但是他们同时想要肯定人性和神性之间存在一个完美联合，这两性都是真实的，同时又不将它们等同。但是道成肉身究竟是如何达成的，这实际上仍然遮蔽在奥秘中。他们也想肯定他们的理解足以自信地回击当下的异端，就是那些威胁到关于基督两性的正教观点的异端。这四个否定如下：两性彼此联合，不相 *混乱*，不相 *交换*，不能 *分开*，不能 *离散*。不论你如何理解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关系，你都不希望认为它们彼此混淆或交换。在基督的一个位格里，祂的人性和神性既不能彼此吞没，也不能分离或分割。

教会历史上一直不断地有这样的尝试，用基督两性中的一个吞没另一个。在自由派神学中，倾向总是在于得出一个仅仅是人的耶稣，这是从一个没有神性的耶稣得出的结果，人性吞没了神性。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也会看到过于热心捍卫基督神性的基督徒，在他们维护圣经真理的热心中，他们太过强调基督的神性，无意中将祂的人性撇在一边。

我们来到新约时，看到基督的人性是非常显明的。祂饥饿、

口渴、哭泣并且流血，这些都是彰显了祂所拥有的真实人性。神不会饥饿，不会口渴，神性不会流血，这些都是人性具有的方面。“耶稣的身体属于哪一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的，祂有形的身体是祂人性的彰显，而非神性。

在四个否定之外，迦克敦信经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这意味着在道成肉身中，神性并未停止作为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着手解决围绕基督在圣餐中临在的问题。如果两性的特点都得以保存，那是否意味着人性也保有它自己的特性？无所不在不是人性的一种属性，耶稣的人性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不止一个地方呢？

路德宗对这一异议的回应是发展出对于 *communicatio idiomatum*——“属性的传递”的一种新奇理解——指向他们的无所不在（ubiquity）教义。Ubiquity 的意思是“同时临在于此处、彼处以及任何地方”，它是 omnipresence（无所不在）的同义词。路德宗主张如果神性有能力同时临到不止一个地方，那么神性的这一能力和属性就在圣餐中传递给了人性。这就使得人性，包括基督的身体，可以同时临到每个地方；人性被授予了一个神性属性。与之相对的是，改革宗教会说这种主张将基督的两性混合，致使基督的两性不再保存各自的特征，因此违背了迦克敦信经。这也是为什么加尔文和其他人直截了当地

反对路德宗的圣餐观，路德坚持认为耶稣有形地同时临到不止一个地方，这种观点动摇了关于基督属性的一个核心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宗肯定了耶稣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但不是像路德宗和天主教的那种临在方式。

第六章

基督的临在

威斯敏斯德信条二十九章七节中，我们读到以下话语：

“在这一圣礼中，那配得的领受者外在领受可见元素时，也内在地藉着信心真实确切领受并吃喝基督的死，以及基督死亡的全部福益，这不是以肉体或物质的方式，而是属灵的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不是以物质或肉体的方式存在于饼和酒之中，或与之同在，或在它们以下；而是真实却属灵地在这一圣礼中临到信徒的信心当中，正如饼和酒本身也临到他们的外在感官。”

我们在信条中看到耶稣真实的临在和耶稣有形的临在之间的区别，当信条论述耶稣真实临在的观念时，它的意思是，*属灵地说来*，祂真实地临在。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它的意思不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我下个主日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会我在灵里与你们同在。”我们说这话时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尽管我在有形的地理位置上与你们相离，但是我会惦念着你们。你可以将之算为一种类型的属灵同在，但是我们很难将这种类型的灵里临到某处，理解为一种真实的临在。

信条或诸如加尔文一样的改教家谈到基督在圣餐中真实、属灵的临在时，显然不是指着这个意思讲的。

那么加尔文的意思是什么？首先，让我们从加尔文最重要的公式开始，表达为拉丁文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um*，这是一个从推理或逻辑衍生的哲学原理，他是在说有限的不能包含无限的，如果你有着无限量的水，你就不能将那水装于六盎司的瓶中。很容易理解，对吧？

论到耶稣的人性，加尔文说耶稣的人类身体不能包含神儿子的无限神性，这不过是换种方式表达尽管耶稣人类的身体不是无所不在，基督的神性却是无所不在。然而加尔文不仅仅是在说基督在圣餐中真实临到，涉及到祂的神性，而且是说，在圣餐中，那些领受的人是真实被基督的人性坚固及喂养。如果人性不是无所不在的，这怎么可能呢？加尔文说祂藉着神性与我们同在。

新约中，耶稣讲到离世以及留下：“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约翰福音 13：33）。门徒们看着祂升到天上，然而祂却对门徒说：“尽管在一种意义上我要离开，但是尽管如此，在另一种意义上，我

将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耶稣讲到一种同在以及一种缺席。此外，当保罗讲到基督地上的侍奉时，他说他从来没有“*kata sarka*”地见过基督，意思是在肉身中。他从来没有在基督地上的道成肉身中见过他，使徒在基督地上侍奉期间不认识祂。圣经说基督坐在神的右手边，意思是在祂可见、有形地临在的意义上讲，祂并不在这里。

海德堡要理问答说：“论到基督的人性，祂不再与我们同在”，也是讲到这一点，教会一直明白人性已经升到高天。“论到祂的神性”，要理问答说，“祂从来不曾离开我们。”尽管基督在人性中已经升到高天，祂的神性却仍然无所不在，并且尤其与教会同在。那是否意味着在升天中，人性去了天上，神性却被留下，那完美的联合被打断了？非也，道成肉身仍然是一个实际，即使在基督的死中也仍然是个实际。在基督的死中，神性与一具人类尸体联合，人性的灵魂升到天上，那在天上的灵魂联结与神性，在坟墓中的人类身体仍然与神性联合。因此如果我们理解人性是有地方属性的，因为它仍然是人性，那么人性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然而，在天上的人性仍然完美地联结与神性。

记住，如果你与神性相交，那么你就是在与神的儿子这个位格以及祂的全部所是相交。当我在此地与祂的神性相遇、进

入与耶稣位格的相交时，这个神性仍然保持着与人性的联结与合一。藉着与神性团契，我就不只是仅仅与神性相交，而且还是与人性相交，这人性与神性完美联合，同时人性没有为自己取了神性的能力以使自己可以临到所有不同地方。记住，人性从来没有与神性分离，因此，你可以保持两性合一、保持人性的地方属性，而不需要神化人性。同时，因着神性无所不在的能力，基督的位格可以不止一个时刻地临到不止一个地方。

看明这种观点和罗马天主教观点之间的区别很重要，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使得人性可以立刻降临到地上所有不同地点，照这样，你可以在世界上所有罗马天主教教区找到基督的人类身体。我们反对这一观念，因为基督的身体如今在天上。藉着我们与神性享有的接触，我们在所有不同教会与基督真实的位格相遇，进入与整全基督的有福团契，但是祂的人类身体保留在天上。这与耶稣在新约的话语一致，祂说：“我要离开了，然而我将与你们同在。”祂在新约中应许的同在是一个真实的同在，是与祂百姓的真实团契。

再次思想一下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内容：

“在这一圣礼中，那配得的领受者外在领受可见元素时，也内在地藉着信心真实确切领受并吃喝基督的死，以及基督死

亡的全部福益，这不是以肉体或物质的方式，而是属灵的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不是以物质或肉体的方式存在于饼和酒之中，或与之同在，或在它们以下；而是真实却属灵地在这一圣礼中临到信徒的信心当中，正如饼和酒本身也临到他们的外在感官。”

因着神的儿子在祂的神性中无所不在，我们在圣餐中真实地与整全的基督相遇，被天上的粮喂养。

关于罗马天主教对于圣餐的教导，再说最后一点。他们相信弥撒每一次举行都代表着基督献祭之死的重复，就好像基督重新被钉死。当然，罗马天主教教导说，耶稣原初在加略山的献祭跟在弥撒中的献祭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加略山，耶稣的献祭之死是包含真实鲜血的死亡，是一个流血的献祭；而今天的献祭却是一个没有流血的献祭，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真实的献祭。正是这一点以及变质说的教义，导致了十六世纪的大论战，因为对于改教家而言，任何类型的重复都有违圣经中基督一次为所有人献祭的观念。因此在罗马天主教关于弥撒献祭属性的观点中，改教家看到的是一种对基督在代赎中一次为所有人献祭的特征的否定（约翰福音 19: 28-30；希伯来书 10: 1-18）。

第七章

祝福与审判

在变质说和耶稣再次献祭的教义之外，罗马天主教关于圣餐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观念受到改教家的反对。

思想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14-22 节的内容：

“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察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分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保罗在这里给出了一些关于将圣餐与偶像崇拜活动相混合的强烈警告。很显然，哥林多有些基督徒既参与基督教活动，

又参与外邦的宴会与节期，这导致保罗特别回应有关吃祭过偶像的肉的肉的问题。在这些外邦崇拜结束之后，他们用来献祭的肉经常被拿到市场上出售，有些基督徒对此感到踌躇，说：“外邦仪式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过的任何肉，我都不会与之有任何关系。”他们相信吃祭过偶像的肉是属罪的，保罗的回答是肉本身没有任何属罪之处，肉在市场上出售之前被如何使用，不当引起基督徒任何严重的焦虑（林前 8）。

从很早开始，教会在礼拜仪式中就不得不挣扎于偶像崇拜的倾扰，尤其是在圣餐当中。回到变质说的问题，我们记得加尔文看到的问题是关乎基督人性的神化，加尔文说这可能是偶像崇拜的最狡猾形态。因为基督是神人，祂是神的儿子，新约呼召我们敬拜祂。我们敬拜那一位格，但是我们不会将人性与神性推离，敬拜一个离开了与三位一体第二位格联合的人性。离了人性与神的儿子的联合敬拜耶稣的人性，就是犯下偶像崇拜之罪，因为这是将一个神性的元素归给耶稣受造的方面。

但是我们在此处需要十分小心，教会的确敬拜基督整个位格，但是祂是因着祂的神性而配受敬拜，而不是因为祂的人性。因此改教家们，尤其是加尔文，非常在意中世纪教会关于耶稣人性的实践。

今天如果你走进一间罗马天主教教会，你会注意到他们会屈膝，他们弯曲一条腿的膝盖，然后坐下。如果你观察弥撒的流程，祭司经常会在活动中屈膝。为什么要屈膝呢？屈膝的对象是圣体盘，圣体盘一般是一个金盒子，显著地摆放在坛顶上，在那个金色圣体盘里面装着分别为圣的饼。罗马天主教相信那饼变成了基督真实的身体，因此躬身屈膝的原因是向神圣的圣体屈膝。罗马天主教视那分别为圣的饼为敬拜的对象，而改教家对此则强烈反对。他们会说：“人们为什么要在分别为圣的饼面前屈膝？即使它变成了耶稣的人性，在人性面前屈膝也是不合宜的。”

圣餐中还有一点也引发争议，这跟教会对于弥撒仪式中真实发生之事的理解有关。罗马天主教会教导，在分别为圣之后，弥撒中所发生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又一次献祭。如今，天主教会清楚表明这种献祭的重复是以非流血的方式，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认为这献祭是真实的献祭。因此尽管它是非流血的献祭，每次举行弥赛时，基督都是真实确切地重新献祭。改教家认为这是一种亵渎，是完全否定希伯来书的教导，那里告诉我们，基督一次为众人献上自己为祭（希伯来书 10: 10）。基督在加略山上成就的代赎的有效性和完全性是如此彻底，以至于重复它就是对那里所成就的一次为众人的代赎之价值的诋毁。

威斯敏斯德信条二十九章第四节有如下声明：

“私下进行的弥撒，或单独从一个神父或他人那里领受这一圣礼，以及拒绝为信徒分发此杯，或敬拜圣礼中的物体，高举它们或将它们作为崇拜之物，或为任何假意的宗教用途保存它们，都是与这一圣礼的属性相悖，与基督的命令相悖。”

我们一再看到新教徒对弥撒神学的反应十分强烈，是跟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警告。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并非保罗给予警告的唯一经文，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给出的关于误用圣餐的警告更加强烈，保罗写道：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

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17-34 节）。

这里所发生的事是显然的，早期教会中，那与圣餐一同举行的表示纪念的 **Agape** 爱之筵席，本当用来表明基督的死和逾越节的重复，在哥林多教会中却成了放纵地暴饮暴食和自私的机会。人们彼此推挤，要到达桌前自行狼吞虎咽，而其他人则被挤在一边饿肚子。换句话说，庆祝圣餐的意义被这种举止毁坏了。因此，保罗不得不论到哥林多的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将偶像崇拜与圣餐混合，另一方面是人将圣餐变为暴饮暴食的教会野餐而给圣餐的神圣性造成的摧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

罗给出了这些关于庆祝圣餐的强烈警告。

因着这一教导，新教改革出现的关于圣餐的强力原则之一是我们所称为的“圣餐桌的围栏”。在有些教会，庆祝圣餐之前，牧师会警告那些不属于一所福音派教会站立得稳的会员的人，不要参与这一圣礼。他会提醒会众，圣餐只向那些有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开放。在有些教会里，甚至如果你不是那一堂会的会员，就不会被允许领圣餐。如果你是一名访客，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不被允许参与。

圣餐桌的围栏的目的，并非旨在基于某种傲慢的原则将人排除在外，而是为了保护人免遭使徒保罗在这里清楚讲明的严重后果，就是他在这一章中所讲的 *manducatio indignorum*，意思是“不相称地吃喝”。当一个人以不相称的方式参与圣餐时，与其是饮于祝福之杯，他们是饮于咒诅之杯。他们是在吃喝进入咒诅，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人庆祝教会中这一最神圣的活动，却是以不合宜的方式，那么他们就是将自己暴露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瑞士神学家奥斯卡·库曼（Oscar Cullman）曾经说过，整个新约里最受人忽视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30 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有些学者相

信约翰一书五章 16-17 节的含义是，神不会将那些误用或滥用圣餐的基督徒送进地狱，但是祂可能会取了他们的性命。

保罗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圣餐是一个包含并要求特定省察的圣礼，我们应当省察自己在做什么，应当以合宜的谦卑、悔改的态度上前。当然，重点并非在于将人排除在圣餐桌外，在终极意义上，没有人配得来与基督相交，我们在自己是不配的，我们来与基督相交是因着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以倚靠的灵前来，而非傲慢的灵，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在救恩上唯独倚靠基督。如果我们以一种假冒伪善的方式对待这些神圣之事，神不会以我们为无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查究这一圣礼的意义。

参与圣餐时，我们是与活着的基督相遇，领受与天上的粮相交的一切福益，然而同时我们必须保守自己，远离任何可能为自己招致神的不悦的行为或对这一圣礼的歪曲。

作者简介

司布尔（R. C. Sproul）博士是利戈尼尔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的创始人与主席，利戈尼尔是一个基于佛罗里达州玛丽湖城（Lake Mary）的国际多媒体事工。司布尔也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城（Sanford）圣安德鲁教会（Saint Andrew's）的主任牧师，他的教导可在 *心意更新*（*Renewing Your Mind*）每日电台上收听。

作为好几间领路级神学院的教授，司布尔博士在他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帮助训练了許多人走上服侍的道路。

他是超过六十本书的作者，包括《神的圣洁》（*The Holiness of God*），《被神拣选》（*Chosen by God*），《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唯独信心》（*Faith Alone*），《一品天堂》（*A Taste of Heaven*），《我们认信的真理》（*Truths We Confess*），《十字架的真理》（*The Truth of the Cross*）以及《主祷文》（*The Prayer of the Lord*）。他也是《宗教改革研习版圣经》（*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的主编，写作了好几本儿童书籍，包括《王子的毒杯》（*The Prince's Poison Cup*）。

司布尔博士与他的妻子维斯塔（Vesta）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郎伍德城（Longwood）。

